少城聚豐園啓事

本園營業廿餘年，肴精美有口皆碑，現值新生活運動中，以銀價狂漲，本園爲歡迎顧主，特將席價照原價每桌減少二元，以酬雅意，暨大洋交易，滬卷照市折合，當此秋景良辰，正宜飛觴賞菊，本園地濱荷池，花木在望，且座位雅潔，並可隨意配菜，舉凡宴客結婚無不適宜，至於招待週到，尤屬餘事也

智育影院

十一月十五日起演

舊恨新愁

大光明

午場 默片 濟公活佛

晚場 聲片 自由之花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五仙。劇目列后

戰觀場 馬張路會 失熱河 遼玉崑報 斷湯 遜張學良 羅綫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本 抵國出洋 學良過關 生瘡上路 花仙賤 文聖街 哭屍 捐款 劉鄧兩軍大戰岷河

蜀光汽車駕駛修理專修社招生

社址提督街卅四號備有簡章函索郎寄再者凡在各代設處報名者務速來取志願書等爲荷

玉獅帶 初集

本書計三十回印刷精良大字大本前印兩次俱銷售一空致使購者空勞往返現在三版出書特歡迎閱者兩星期每冊只售大洋一元過期概折外縣函購郵票代價本報發行部經售

滑稽香艷小說

姨太太外史

全一冊售洋四角外縣郵票代價另加寄費五仙

本報發行部經售

除舊佈新

亞光文化社賃閱書報雜誌小說一千回取幾部亦不另取賃費一月五角以四十元足數書價爲穎社址春熙路財政廳對門

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四）

第伍伍玖號

社址 東御街壹參柒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隨齋隨記（續）

▲鄭孝胥近詩，有句云：「鳥獸難同羣」。或謂鳥字，係烏字之誤。

▲日本人在上海做投機生意的很多，所以日本人有時不能不造謠言。

▲跪哭團團員，祇有五人，是上海青年們的恥辱。

▲日本對蒙古，志在必得，利誘不來，便用硬幹。

✖ ✖ 未完 ✖

奇情小說 鬼夫妻（續）

笑俗

既而女咽哽語生曰，儂之就郎，其亦知儂之苦衷歟，生答云不知，女曰，儂誠告郎，老父利令智昏，昨已許儂於東鄰富家子矣，然士爲知己者死，荷郎垂愛，奚可貳心，然鄰子之配，父命也，儂之就郎，私愛也，逆父爲不孝，背君則不義，與其彼此抱恨偸生人世，曷若含笑同歸九泉爲愈乎，約君之來，實謀同死也，生聆訊，不禁轉悲爲喜曰，曩者通媒絕望，正擬一死殉卿，今卿生既蒙賜肌膚之親，死復愿隨僕黃泉爲夫婦，此恩此義，僕雖死無憾矣，然鄰子婚期未迫，我倆何不盡日歡娛，於是二人復相摟共戲，吃吃以笑，黎明生歸，女含淚送出，堅約後會，由是生每夜必陰平偸渡，爲樂無極，積月餘，女如約盛服挾珠寶金飾，偕婢夜趨生家，抵書齋，給婢先歸，時生已設酒鴆候，覩女至，流涕以迎，酒酣，乞女歡會曰，前夕爲合巹，今夜爲共死，此亦夫婦之禮也，遂抱臂入幃，兩相憐愛，事已，生乃盛服挾女望空叩拜宗祖父母，遂飲鴆相抱互吻而逝，翌晨，女母以女不出早膳，呼之不應，尋之不見，怪甚，詰小婢，盡以情告，母大驚，急牽胡翁詣生家，至則哭聲喧耳，（未完）

賽金花訪問記（續）（七）

問『後來瓦德西怎樣了，你怎麼不問他到德國去呢？』

答『後來他返國去了，我因與他騎馬跌傷，所以我未同去，我的母親以路途迢遠，也不願意我去，聽說他（指瓦）現在是已經去世了』

問『前聞劉半農先生爲魏太太作傳，現劉先生已死，其傳將如何辦法呢？究竟傳現已做到什麽地方？』

問到此地，賽氏不覺嘆了一口氣答道，『劉先生準備作傳時，是在去年的下半年，劉先生曾親來我處，說談三四星期，他才去屬稿的，他的稿子，大概分三大篇，第一篇我的出身及隨洪先生到外國去，第二篇庚子之役，現在已寫到此地，第三篇，我與魏先生的情形，以及將來我死的情形，當合作一篇，現在劉先生死了，已由其門生劉石生朋友徐君，（江西人）繼續編述，現在正從事於第三篇的着手。』（未完）

治家寶書 婆婆經

王婆婆口述 男洪順筆記

▲蘋英問於婆婆曰，婦女有七出，何謂也，婆婆曰，七出者，不孝出，無子出，犯淫出，悍妬出，多言出，惡疾出，竊盜出，此之謂七出，凡我婦女，不可犯也，犯一必出，何顏以對祖，蘋英退而告於洪順，洪順曰，七出所以出舊式婦女，若摩登則不然，蓋其認父母爲機器，非孝主義，早已提倡，一不出也，女有承繼權，無子何害，二不出也，戀愛自由，神聖不可侵犯，三不出也，尊重健康美，富於思想，四不出也，長於交際，善於言詞，五不出也，博愛爲懷，研究衛生，六不出也，性近勇敢，手術靈敏，七不出也，非但不出，且爲摩登婦女之美德，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叔父吸鴉片煙，已三四年了，現在自己覺得痛苦，但一時勸戒，故請先生指導一良藥，其價若干？何處購買？（烏木）

（答）戒煙，完全是心理作用，苟有決心，無藥亦可戒，若無決心，仙丹亦無效，

（問）鄙人手上，無論冬夏，總是汗流不止，潮濕不堪，請問博士，是何道理？（八）

（答）大約你手上的皮膚和汗毛孔，和別處不同，和別人不同，分泌特別的多罷了，（王）

小舞台

城隍爺娶姨太太 第四幕 娶妾

女人家無生育自己理短。他口口便要說不孝有三。我本待用專制將他轄管。無奈他耙革命閫中不安。眞奈何只得允他把妾娶。

分秋色我你他挨次換班。又誰知死老頭命犯坷坎。還太太惹動了陽世兒男。張婆當豆頭四處兜攬。李媽媽又約人來添陪匱。王

嫂嫂他又來燒香還愿。趙姐姐他又在各家化緣。亂哄哄鳥糟糟硬是好看。惹動了當事人心裡不安。誠恐那搗亂霸從中旋幹。下命令不准再亂造謠言。官媒婆挨了他四十大板。姨太太上大堂低頭無言。張居士把

一個香囊擠爛。王尼姑當育事險些坐間。城隍廟卒舖起大紅毹毯。接不來姨太太徒怨蒼天。城隍斷。吳二爺咕嚕爺氣得來鬍子扯睛悶在心間。雞足神把兩隻足板跑爛。二五鬼在一傍怒眉掄拳。（未完）

社會小說 姨太太外史續集（224）

第二回 古寺夕陽多冷紅留客 江城寒雨滿芳草懷君

金英霍地立起身。揚起兩條眉毛。對着王伯年笑了聲道。我的時間寶貴。同你說話的時間。更是虛靡浪費。今且要言不繁。說給你幾句。你的結髮之妻。給你回南兩天。一張字據。幾千塊錢。斷絕了關係。我是曉得的。你愛我的深情。我也能領受。祇不過你這種以金錢爲餌的愛法。我委實容受不下。你是一個眞正愛我的。應當離開今日的腐敗官場。另待一個新時期到來。這五十多萬元。由大衆身上剝取而來還要一元一元的。清還給他們。或者提取十分之幾。作下層社會的公衆事業。十分之幾。造一個小規模的社會圖書館。以廣播社會知識。如此。我才能正式承受你的愛王伯年想不到她對自己提出兩大條件。當時就覺爲難。抹乾了淚跡。說道。我愛你的心。你能知道。能領會。就完了。我倘不下堂的糟糠之妻。爲了你。也趕她下了堂。這事我以先並未告你。因爲怕你誤會。今你已經知曉。無須乎瞞騙。實話對你說。我此番回南。就專爲辦理此事。兩天來辦清楚。即就返回成都。你去電索款。我原可照匯。然如我個人的私款。皆在我原配太太手裏存執。辦清了離婚交涉。字據簽上字。她才交還我。我想回來照付。也不爲遲。就躭誤了。這是我的錯。我回到川東兩天。派人到漢口置辦結婚用物。

哀情小說 續姊妹花

第一章 淚的世界

你眞有看見過嗎。太太。你如何去得。並且。並且我又任的軍法。犧牲了你姐姐一個人不打緊。犧牲了我愛女。咳。我。我。我枉自費了那許多鑽營的工夫。二寶又復興奮了。重起身來拉着大寶。和他母親的手。直望着軍法處外面走去。口裏喃喃的說道。哼。枉自你鑽營的工夫。枉自你送我來當了姨太太。嘿。你現在是嘗了軍法了。軍法的威風是好大呵能夠殺死自己親生的女兒。能夠割斷自己的骨肉。我看了寒心。我不忍看。現時你殺死大姐。保不定後來又會殺我的。你棄掉母親。保不定又會棄掉我這孤伶的弱女。要死。我們娘兒母子三個一同死。你雖然不愛大姐。我是愛我的姐姐的。你雖然厭惡媽媽。我是疼愛我年高的媽媽的。死。我們一齊死。活。我們一齊活。用不着你管。絕無你的相干。二寶一面說。一面很興奮的拉着大寶趙姆。跨出了軍法處。趙大不敢阻攔。恐怕他女兒發氣。只在後面哀求着。二寶。我的愛女。太太。你也替我想想吧。你將你姐姐帶起走了。咳。督辦問我要人呢。這可怎麽好。這可怎麽好。二寶。我的愛女。你也替我想想嗎。二寶一躁也不響的。出了軍法處。趙大始終是尾隨着。直到門前。立正的喊聲。將他驚醒轉來。他看見二寶娘母三個。踏上了汽車。他心裡猛然驚慌。但他不敢阻止他們。只有呆呆地望着。嗚嗚嗚。汽車似飛一般。捲着塵沙去了。趙大仍呆呆地望着那汽車的後影。長長的太息了一聲。

（未完）

成都長發和號
專門零售口蘑豆鼓
口蘑 二千八
五香 二千二
每斤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莊販格外價◀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舞台
本日演唱城隍娶妾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眼病福首
眼科翠藥「瞽耶明」為福建省天佑堂秘製之品早已馳名全國無論何種眼病眞有藥到病除之功又有症良藥「克瘡膏」一無論各瘡擦之立愈現爲普救病家特在四川分銷由本堂代售現已由中交運不日抵省特先披露請病家注意
成都植記天佑堂啓 住上北打金街一〇三號

雀斑內消丸
專治男女面生雀斑土痣燒子粉刺內服無不立見奇效內服有詳細說明每瓶暫售大洋五角
總批發上海協和大藥房
成都經售處 安寧藥房 華勝藥房 華威藥房

轟動虐婢案附錄
風流小生
本報所編劇本刻已出版每冊實售洋三角計分十幕幕次如左
第一幕
一 遣感　二 施刑　三 棄屍　四 驚夢　五 破案　六 審訊　七 索命　八 遊殿　九 懺悔　十 冥判

緊要啟事
街鄉先生均鑒日前連承忠告敝號兩次不勝感激之至但不知先生貴姓尊名現住何處令特登報問詢倘祈將住址姓名限三日內在此報以覆或一條告亦可便答請致一切若能言明內中詳情以致人曬獲者，敝號自當重酬爲答覆時請勿再提名要爲盼
收信人青春謹啓

胡六爻老師鑒：請祈將移住地址速示，或駕臨中署襪街二四號附二號急盼此敬近安
何澄清上 十月十一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六十六回 試童子夜盜五寶帶 大力將酣戰闘羅峽

蕭芳心裏，正驚詫不了，那隊人馬，已衝出山凹，一字兒排開，當前兩桿大紅飛虎旗，寫着南海鄭天王紅袍大力子的字樣，數十名鐵騎，簇擁着個蠻將，直到馬前，但見這蠻將，一身的好打扮，頭上戴了一頂鳳翅金盔，紅纓壓頂，高挑着雉雞翎子，腦後倒吊狐裘，二龍赤金抹額，高聳着一朵天藍絨花，身着鎖子黃金甲，前後掩心，背插四隻飛虎旗，繡帶飄搖，肩頭上斜罩了件織金藍緞蟒袍，脅下佩劍，下緊了襲魚鱗腿靠，足登虎皮戰履，跨騎着一匹追風騰雲馬，馬鞍橋上，橫了一條通天攪海抓，粗如碗口，長約丈八，這蠻將年約三十開外，面似鉄青，兩道硃砂眉，直貫天庭，獅鼻闊口，海下長着一部連腮紅鬚，兩耳鬟邊，高聳着雙叢紅毫，蕭芳看他這樣凶惡，到有些不寒而慄，早有沙摩利上前稟道，啓稟老英雄，現有我國天王駕前紅袍大力子，剌利都堆羅，前來迎接老英雄，蕭芳只得下馬，拱手含笑，早見對面那員蠻將，只在馬背上，將手拱了一拱，口裏嘰嘰咕匕，不知說了些甚麼，蕭芳心裡好生不悅，這狗頭好大模樣，沙摩利也上前去，與那紅袍大力子，嘰嘰咕匕說了幾句，方才掉轉臉來，請蕭芳祖孫前進，蕭芳只得忍着怒憤，隨着沙摩利迤邐前行一路上，俱有番將蠻軍把守，一個個俱皆是身高漢大，威風勃勃的健兒、蕭芳看在眼裡，到有些吃驚，料不到鄭鼎娃兒，在這三年裡面，竟一變而成了這等威勢，這回去借珠子，恐怕不容易了，蕭芳心裡想着，已至宮門，黃門官入內稟報，外簾官高聲呼請，蕭芳蕭雲一齊緩步入內，內簾官復傳鄭鼎御詔，請蕭芳祖孫，在英武殿會晤，蕭芳心裡，愈亦驚駭，喝，這娃娃還修起甚麼英武殿來了，眞正胆大已極，倘若唐室聞得，哼，你父親性命亦恐不保，蕭芳旋想旋走，隨着內簾官，直入宮闕，畫棟雕樑，金碧交輝，說不盡富麗堂皇，道不定捲雲拂雨，繞過幾重庭院，已至深宮，百來名太監，齊聲高喝，內簾官導着蕭芳祖孫，步入一重大殿，蕭芳看這殿時，金龍繞柱，双鳳迎門，珠簾倒捲，笙歌鏘鏘，蕭芳正看得出神，猛聽側面一聲笑語，蕭芳急掉頭看時，但見殿左，數十名宮娥，簇擁着鄭鼎來到，看那鄭鼎時，頭上戴了頂九龍珍珠冠，雉尾高挑，耳邊垂着兩股螢籠黃穗，腦後倒掛狐裘，身穿織金白龍袍，腰扣玉帶，脅下斜懸斬龍刀，足登蟒靴，越發出落得英俊，滿面笑容，見着蕭芳，遠遠的便在拱手，蕭芳也參前幾步，互道寒温，又叫蕭雲與鄭鼎行了禮，方才落坐，鄭鼎便問了遍唐室近況，言次大有唯我獨尊之概，蕭芳略述了一遍，語中便微帶諷勸，鄭鼎只微笑了一笑，便命擺宴，筵間，鄭鼎方問蕭芳，遠涉重洋，降臨敝國何事，蕭芳才將唐軍遠征莫邪島，遇紅熊阿羅全軍被困紅沙陣的話，說了一遍，又問鄭鼎近况，鄭鼎忍不住哈哈大笑道，當初鄭鼎屈居太安，每戰無不身先士卒，繼後麟園一役，更身入龍潭，斬將搴旗，不憶唐主只以紈袴爲貴，邊論戰功勞績，李虎愚人，竟膺王位，而鄭鼎勇爲勤王，反被排斥，哈哈，現時欲求於人，可也難了，鄭鼎說着，復離席，向蕭芳長揖道，此次累老師跋涉，鄭鼎亦實不安，但鄭鼎素性愚直，不知虛僞，凡人過我厚者，我亦過人厚，凡人過我薄者，我亦過人薄，此次非怪鄭鼎無情，實則唐主不義，蕭芳也笑道，老弟，你差了，前次閑闢，乃李虎之過，李虎一介渾人，老弟天賦奇才，資質相較，老弟亦不當以李虎之過而究，且痛鸞英靈，皆無老弟英勇，現亦各任要職，若此時，老弟能翻然歸唐，天子亦當任，老弟獨當一面呢，老弟，你想想，你父親現有任河南宣撫使消息，駐節開封，進討蘇佳可，兩姊，現復爲唐軍參軍，大權在握，威勢莫當，一門三富貴，老弟，我們中更誰個可及呢，

玉獅帶預約

定本月底截止

本書二三集印至晏麟後金殿大封官止都一百回三十餘萬言仍大字用粉白厚紙精印兩集定價二元預約減半定本月底截止定下月底出書愛閱本書者請速來訂書額無多滿數即止回目按日披露

第四十四回 三元村師徒雙盜金 錦陽鎮夫妻初試藝

大明廿七俠

一九四

第伍十一回 單想思害煞深閨女 同性戀癡惹色情狂

龍公笑道，婆匕，這病不用吃藥，婆匕，這是心病呀，自古心病須得心藥醫，豈是藥草能醫的呀，老婆匕怒道，先生不會治，就說不會治得咧，怎說這些話呢，龍公正色道，婆匕，在下說的是實話，令孫女患的病，是一種憂思傷肝的病，心中髣髴想一個人，方纔在下問婆匕府上人口，便是爲了這層，怕的他記念家中人，如今在下已是明白，這分明不是記念家人，婆匕只要設法問他，想什麼東西，便給他買了來，如是吃藥，那可是無效的呀，說罷起身告辭，鄒福背起藥箱，龍公將鈴子取了，遥行出去，老婆匕聽了龍公的話，又是氣，又是恨，暗說這先生好沒來由，不禁唾了一口，等龍公主僕二人出去後，老婆匕即赶到門口，將兩扇大門，撲通一聲，關了個密不通風，龍公帶着鄒福，手搖銅鈴，口喝醫生術語，走了幾條街道，果然有人家請他看病，龍公按症給藥，回到衙中，已是日暮，鄒奴接着，赶忙預備茶水，龍公放下手中鈴，換去身上衣洗漱已畢，坐在書房內稍息，喚了門子進來，問他下半日可曾有甚事，門子回說沒有，門子去後，一會兒已到晚飯時分，晚飯後，龍公在書房觀書，約有一個時辰，忽聽外面滴滴答答，鄒福和鄒奴說話道，好大雨，龍公也沒介意閱了回書，便閱各處公文，直到半夜方睡，次日早起，陞堂理事，斷了兩件家務官司，忽見外面有兩人揪着，走將進來，差役喝聲吠，放手，兩下放開，上堂跪下，龍公問兩人名姓，跪在上首的那個漢子道，小人名喚白如玉，他喚樊施仁，只因他鷄奸小人的兄弟，小人的兄弟肛門受了傷，因此小人將他揪來到太爺台前鳴冤，請大人給小的兄弟伸冤，說罷叩頭，正是

單戀方病閨中女。色狂又害市井人，

畢竟龍公如何判斷此案，請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回 義僕懷忠偏遭嫉妒 文士避雨巧遇強梁

話說龍公聽得此言，不由大怒，喝聲樊施仁，你因甚鷄奸他兄弟，講，樊施仁叩頭道，大人原諒，小的係出於一時情慾冲動，并非有意，龍公道，白如玉，你兄弟叫什名字，今年幾歲了，在什麼地方，被樊施仁鷄奸，是甚時辰，是強奸呢，還是和奸，你須從實訴來，白如玉道，大人在上小的不敢誑妄，小的兄弟，名喚似玉，今年十五歲了，在他店中學徒，龍公道甚麼生理你又做甚買賣呢，白如玉道，小的做的是成衣，他做的也是成衣，

滑稽社會 長篇小說

王博士

五六

第八回 進繡房鈞掛髮髻 接長吻咬掉鼻子

老南瓜已翻身下床，穿了一双舊皮鞋，鞋的形式，經她足的規模，已成三灣，前掀後挫，入字式的走到床後去了，汪三薪心快，一眼瞧見枕側，放着一桿紙煙，急忙拿在手中，正欲尋火，忽聽嘩哪哪一聲響亮，不由大驚叫聲，外面下天東雨了嗎，話聲未完，只聽五姐笑罵道，龜兒子的，你說我的彩話嗎，不是有生客，我該你一馬桶蓋子，王洪順聞言，也忍不住笑了起來，汪三薪也笑道，你罵那個有心說笑，硬是罵錯了，說着話，五姐已從床後走出，兩手尚在衣內，屁股幾擺，扎好褲子，便要摔汪三薪的嘴，汪三薪急忙跑開，五姐指着說道，我要洗臉了，少時再同你算帳，這時李媽，已捧了面水進房，并倒起兩杯茶，五姐用手遙遙一舉，請王洪順用吃，又叫李媽去買紙烟，李媽答應去了，老南瓜這才洗臉，洗完之後，站在連三棹前，對着鏡子，用竹片在雪花缸內一攪，挖起往臉上一刮，厚厚敷了一層，用竹片刮勻，又將一張紅紙打濕，把嘴皮擦紅，回身在帳勾上，取下一個髮網，籠在頭上，用竹籤將髻子插穩，上面戴了幾朵通草花，

（未完）